

# 松林坡風月錄

(上)

## 也是大學傳奇

### 老教授怒拆一道牆

人到老來，舊事無不值得追憶。朋友天天少，生活天天枯燥，只有已往，猶如目前。前幾年到台北，承許多中央大學沙坪壩松林坡的舊人，盛情款待，這些人四五十年都過了，事業也都登峯造極，一見面還是那老樣兒。名字或一時想不起，那容貌舉止，却能喚起記憶。這「壩」像是一大戶人家的田園，松林坡上是住宅，師生職工生活如一家人，天天會面，生活起居，一一在目，有什麼芝麻小事，全家皆知，十分關切。

抗戰爆發後我由英國回來，正是中大遷校之時，就在中大教書，一直到民國三十七年逃難為止，先後十年。勝利還都，滿以為可以終老中大了，那知到了南京，「大觀園」末日到臨，情調完全變了。不出三載，又踏上旅途。青年時代的松林坡生活，如一場春夢，從此只留在回憶之中了。松林坡是沙坪壩靠江邊的一個小山丘，其上生滿了松樹。中大校舍都繞丘而築，馬路環之，無頭無尾，周而復始，風水極佳。初到之日，天氣陰沉，細雨初過。在小龍坎遙見遠處的高樓大

廈，想必是中央大學無疑。不料那滑杆夫，定要拾我到那些草棚式的房子去，到了「校門」，實並無門可見。下了滑杆，一路爛泥，舉步維艱。

幸有一位過客，替我傳訊。不久即見一位瀟灑的高個子白面書生，下階相迎。寒暄完畢，知是唐心一兄，承他告訴我校中尚未開學，也無住處，指點我搭校車進城，找旅館暫居。唐兄乃是我到校所見到的第一位同事，後來同住一宿舍。

開學之後，不久宿舍建好，我住第三宿舍，一住就是六、七年。住進當時，牆尚未乾，半年之後才見起色，此時我的上好西裝革履，早已報銷，金屬物件一概生鏽，幸而人未得風濕之症，也是萬倖了。

此宿舍住了四年，天上落彈，一陣旋風，把它吹塌。那風倒是奇特，似乎它把我的牀上被褥先行舉起，等四壁物件墜下之後，再把它們蓋起來，然後四牆倒在被上，最後房頂蓋在上面。所以我的一切用具，毫無損毀，只是棉被成了石灰毯，不能再用了。過了幾時，新屋落成，仍居原址。

這宿舍本是為單身教職員用的，後來也有住

家眷的，有林本教授、趙教授、張海曼（創）教授三家，每家斗室一間，趙、張兩家四、五口人，住此一室，真是擁擠之至。宿舍建築方式是中間一條通道，兩頭有門，道的兩側各有一排房間，大約是十二間。我的向裏，上對學生飯廳及到浴室必經的小徑，所以要有窗簾。可是夏天太熱，只是備而不用。窗無玻璃，只好紙糊。飯廳每天三次開飯，熙熙攘攘，熱鬧非凡。傍晚又當洗澡，小徑上行人不絕。日子久了，天天看熟的面孔，雖不相知，也似曾相識，過了幾十年，提名便見其影。

宿舍本是男女雜居，百無禁忌，不知那一位事務員覺得男女同住一舍，出入不便，試在第四宿舍中間，加一道牆，一頭住女，一頭住男。那牆本是竹片牆，泥巴心，石灰面，修起來半日而就。那天住在南頭的梁希老先生，一早起來就上去上課，竟日未歸，晚上由北頭門進來，走到中間，忽見有牆，大為奇怪。問詢之餘，非常生氣。先生雖老，平日功夫甚強，上得前去，三拳兩足，就把牆拆了。據他說：「我這一把年紀，事務室還要怕我不成？」

丁 驥

## 酒後一拳打個窟窿

畫家張書旂初居南邊第一室，他就在此畫那張送給羅斯福總統的百鴿圖。他到美之後，那間屋住了兩位教授，一是美籍華僑，一是本地教授。兩人生活習慣，背道而馳，不易相處。本地那位洗了衣襪就在屋裏懸繩晾之，那位美華看不慣。鬧久了，事務室主任說了許多好話，才把晾衣服的先，搬到另一宿舍去。那位美華教授，有一妹妹，常來探視兄長，來去都吻面為禮。人人都以為他們兄妹戀愛，我們這些喝過洋水的，也未能釋然，可以說眼界不够寬吧！

他隔壁住的是孟心如老兄。喜歡喝幾杯，有時酒後高歌深夜不停，惱了對門的陳美瑜教授（女生指導）。陳教授大聲喝止，孟心見是女的，不便發作。不料此時他隔壁的梁希先生也出聲責備，孟兄魁偉、面黑，有張飛、李逵之氣概，一時氣憤，胳膊橫刷，竟把牆打了一個窟窿。梁老被他這一嚇，也就由他去唱。次日孟兄酒醒，見牆上有大孔，還向梁老道歉，又向陳指導請罪。

第一宿舍先完成，住的是最早的教授，都是資深老前輩。也有一位是德文教授李先生，他夫人德籍，早已回娘家去了。李教授一人在此，寂寞得很，有時夜間不能成寐，就出來坐在校門口石階之上，一直到天亮。沙坪壩野狗甚多，李教授常常買東西餵狗。第一宿舍往往有三四隻大狗在他門口坐。他又喜下棋，每日課餘，就到沙坪壩鎮上茶館一坐，面前擺一象棋盤，邀茶客同他對奕，遇到學生，更是不放。學生相約都不到那

家茶館去，怕下棋也。

此宿舍面對禮堂，又居高臨下，每逢平劇社公演之夜，鼓鑼喧天，教授們就不能入睡，怨聲雖有，只好解嘲說是聽白戲而已。我們中國學人，涵養功夫，是外國人之所不如，未始不是一項優點。

## 李劍農送我美女圖

我住的第三宿舍，房客有時有變化。藝術系的顧了然（只有一目，故名）患病在牀。我常見他，與他談西洋畫。後來他病故，就由李劍農兄居住。李兄也是畫家，他在法國習畫，據說最後考試是以一幅畫為論文，此畫是一個小叫化子。我總是取笑他說法國美女甚多，何不畫她們？李兄西洋畫之外，也畫國畫，尤長美人，因我之問，送了我一幅美人圖。

他對面住的是一位南洋華僑教授宋先生。平日我們常在一起說鬼故事，後因日寇侵南洋，他家遇難，不但斷了經濟來源，也失了親人。我去新疆那年，他患了精神分裂之疾。我回來之日，並不知情，那天夜半，我對著油燈整理行裝，忽聞門外有聲，繼見門慢慢地開，伸進一隻手來，作招喚之狀，以為遇鬼，一會兒房門開了，此公站在門口對我傻笑，說他房裏有不速之客，要我幫他。我拿了一枝手杖、電筒，到他房間，一脚把門踢開，只見室內空無一人。他又說：「在牀底下，在牀底下。」我用棍橫刷牀下，亦不見有人。他又說：「是栓在桌綑子上的！」我大為奇怪。此時唐心一聞聲來看，只搖手示意，叫他「不

要怕，去睡覺吧！」一面拖我到一邊，用手指頭，我才明白。此公手紋生命線與智慧線，合為一條，與黑猩猩手紋相同。以前我看他手相還取笑他，他把我的手相書借去看，久未還我，等我向他要時，他說：「那本書說的不對，我已把它給燒了！」當時我還生氣，原來真靈。學校養了他一年，以後他就不見了。一九四八年逃難到廣州，街上見一乞丐，向我微笑，就是他，真是心酸之至。

李劍農過去三間是朱註冊主任，我不記得他的名字，他本是中大機械系畢業的，心廣體胖，頭上無髮笑口常開，外號為「彌勒佛」。有次某生投考中大，自信考得甚好，而榜發無名，心中不服，輾轉託人申訴。傳到我處，我與他家人素昧生平，但有此疑，何妨一查，我就到隔壁去找彌勒佛說：「你行善的機會到了。」他說：「你又來開心了。」我把該考生的名字給他，說：「此人應當錄取，何以榜上無名？」他說：「你怎知他應錄取？」我說：「釋伽牟尼託夢告訴我的！」他似信非信說：「待我見過他再說。」次日他高興極了，跑來找我說是寫榜之人，誤中副車，把他名字下面那位給考取了！我說：「那該如何是好？」他說：「這學生與你有舊？」我說：「我不知他是何方神聖。」他說：「這樣我就通知他前來報到就是了。」那位不該中的也開恩錄取。

## 四批評家聚首猜謎

住在宿舍北頭的有盧恩緒院長（字孝侯），他對面是沈剛伯，他倆與伍叔儼、方東美是校中四個「批評家」，常在盧公房裏猜詩謎。方公乃是

前輩之前輩，為人嚴謹剛正，嫉惡如仇，不苟言笑，難得同他猜謎。伍叔儼則談諧過人，說話甚絕，令人捧腹。盧公最善於辭令，往往聽我講述某人某事，他說你何不如此這般，甚得其中三昧。沈公則說話不饒人，亦莊亦諧，有時鋒芒畢露，令人哭笑不得。但他教書却是極受學生歡迎，上課粉筆一支，尚嫌多餘。他的課室年年滿座，連窗外都有學生站着聽，一段西洋史講來如數家珍，而且內容隨年代而新，去年筆記，今年即無用武之地，不上課的定不能過關。

宿舍北端第一間常常空着，乃為客人而設。醫學院院長戚壽南由成都到此公幹，時常寄宿該室，同時也有許多病人，到宿舍來求他診治。我是近在咫尺，晚上走過去，隨便找個病求他診斷。戚公在美與我住在一城，時有見面，他逝世之後，總統蔣公還以匾額褒揚。在四川時戚公為天下名醫，最高領袖的「御醫」。內子出其門下，也是心臟專家，戚公墓碑即是內子所寫的。離此間大約三室住的原是張雲青教授，張夫子貌甚嚴肅，不苟言笑，出入宿舍，都是仰頭昂顧，與人無由的樣子，據說他是中大（？）足球健將。此時似乎一把年紀那樣，終年戴一寬邊毡帽，長袍馬褂。後來因病，短短的兩週，就病逝歌樂山醫院中。此室後歸心理系的潘淑，他用眼不用口，說話低聲下氣，言簡意賅。據說他是沙坪壩各校（包括中、重、工業學校及南開）反對派的領袖。再過來兩間是李土豪，乃水利工程教授，唱得好譚派，只是不肯露，我與他甚熟。一日問他教些什麼課，他無可奈何那樣笑，遞給我一本教科

書說：「你看！就是這些玩意！」我看書中有不少的抽水馬桶，解嘲地說：「中國正需要這些，也好一掃穢氣呢！」潘、李二位後來在大陸，也曾「紅」過一時。

這宿舍住客時有去來，記不得許多，提起名字，想必有許多人會認識的，如羅榮安，黃玉珊、翁文波、黃慶千、姬知深、陳方濟、陳耀東、德人貝克等。

### 人人歡樂我獨愴然

教職員住宅有石門村，都是校中代建，分期付款式的住宅。我本有一幢，後來讓給李承三兄。他搬到柏溪之後又讓給另一位。村中住了也有一二十家，我認識過半，因為房屋比鄰，人多手雜，閒話甚多。我常去石門村，因為我們有一橋牌會，輪流在各家舉行，基本會員是孫光遠、高濟宇、周同慶，都住在石門村。外來的除我之外，有唐培經、郭量宇、周鴻經，又有跳舞會在張鈺哲、袁翰青、樓光來家中不時舉行，所以我常說，一個星期七天，我可以在石門村輪流吃，都不愁無去處。有幾位家裏兒女成羣，方家兩位少爺，郭家五個子女，我還認了一位乾兒，不幸因惡性痢疾而早夭。進村口就是吳家，電機系教授，他喜歡養雞，有一隻白的，非常好看。他隔壁是華僑教授陳國康兩兄弟，他現居紐約。有一年我和他開玩笑，說要在他的隔壁空地，蓋一間住宅，他認真得很，說我遮了他的風水。石門村自有一專用防空洞，此洞上有松林，附近並無建築，無物可值得炸的，因此我常在此躲警報。

離此不遠有一藥家院，也是教職員住所，左翼樓上是土木系陸志鴻教授住的。樓下正中是藝術系曾君，其右是外文系孫君兩夫婦。院子之東是中央工業學校，院長馬君也是常見的。另有一位許教授是伊利諾大學的博士，也時有過從。陸公是一位標準儒家，為人最令人尊敬，在環校馬路之下，是他的實驗室，我曾去參觀過，有大大小小的水泥圓柱，做材料力學的試驗。我也會讀過他的那本參考書，當時似懂非懂，他整天在此做研究，從來不問不相干的事。

教職員也有在外自建住居，也有在四鄉租屋居住的，生活面積大些，素質則未見太好。抗戰末期，得到政府資助，校中又加建了許多教職員宿舍，我也抽籤得了一棟。說是二房一廳，實只方寸之地。我那棟是中信新村十號，自己裝上玻璃算得上「華貴」。又從農場「借」來許多黃楊樹苗，種在後面的小園走道兩側，地面鋪上細草，頗為幽緻。門前有大柳兩株，柳下原有一石桌、二石凳，可以下棋。我的廚房是我自己設計的「鍊鋼爐」，每天只用一斤焦煤，火力強而經濟，晚上泥封，次日再啓，毋須日日生火。因為「地廣人稀」（只我一人），時有借居之人——城內朋友的朋友、學生的家人、投考中大的考生，都在我處住過，我還自用一位工友，替我辦事，其樂也融融。無奈好景不常，一聲復員，我的小樂園，只好轉讓他人，別的人來自長江東頭，回家是八年辛酸困苦期待來的歡欣。我則從來無家無業，來自金沙江。復員反令我變成無家可歸，心中無限感傷。猶記日本投降之日，陽曆八月十五而

巧正值月圓（陰、陽曆都是十五）下望校中操場，一團大火，歡聲震天。我坡下的趙教授家，夫人新歿，兒女環哭，悲其不能同歸故鄉，想當日全壩皆樂，悲哀的只有我與趙家吧！

### 女生宿舍的看守所

教職員宿舍有工友照應茶水，學生住的也是如此，女生則有女工。學生宿舍都是統船式，木架牀，每人一桌一椅一舖位而已，男女皆是一樣，臭蟲隨在皆有。我有時飯後到男生宿舍找同學談天，多次被咬，雖然報達上聽，也是枉然，那位事務員見我也只有苦笑，捲起褲腳，也是臭蟲咬的斑點，還有一位帶笑地說：「你們大教授，到學生宿舍去做什麼？」男生宿舍有好幾幢，女生的只有一幢，位於總辦公室坡上，在校長室與總務長室可以看見女生宿舍中人來人往之狀，我們戲稱校長室為「看守所」。舍有二門，前門臨大路，門口是舍監室，後門為清潔之處，諸神迴避，君子止步。

夏天太熱，宿舍之內，衣冠不整，也是有的。教職員宿舍，多少要維持尊嚴，雖不一定要相綉齊全，小褲則必須要穿的。有一年夏季我在室中研究，整日不出，只要閉戶關簾，方可光着上身。此時西裝早已用畢，新製不起，初回國的教授，衣冠楚楚者，我們稱他們為「茅蘆」，意謂其初出道也。

### 開除學籍查無此人

自從蔣公兼校長之後，加強軍訓，學生宿舍

駐有教官。每早太陽升起，必要排隊點名。那時學生宿舍也有外來借住之人，教官不察，也把他列入名單，點名則屢次不到，於是報告上峯，以「某生違反紀律，早操歷次缺席，屢訓不改，着即開除學籍。」註冊組要除名時，查無此人。學生每人有軍服一套，棉褲腫腫學生不穿，只穿棉襖，叫做「半截軍訓」。當初剛由南京遷來之時，學生都有黃呢軍裝，沙坪壩的商人，見了都怕，以為他們是丘八，此時軍裝棉製，更無威風，每次上級巡視，軍訓教官無不苦口相求，求學生衣履整齊，免得他受上級申斥之苦。學生也念他苦衷，替他撐門面，要不然校長巡查點名，看見一個手持蕉扇，赤足穿半截軍裝的學員，就要由上而下一頓責斥呢！

沙坪壩初初只是一個「三家村」式的小鎮，自從中大來此，幾年之內，大大發展。我們晚飯之後到沙坪壩鎮上，一是藉此散步，二是找點娛樂，校門口外，後來有一間青年館，有時放映電影，多是美國那些養馬養狗的電影，也居然滿座。它隔壁是一位小兒科童醫師的診所，門庭若市。旁邊有幾家教授住宅，與比鄰的重慶大學教授洋房，無可比擬。起初一年，沙坪壩以吃為主，初來之時，錢尚管用，俞氏姊妹，范存忠、徐仲年，經常在此，真是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那紅燒划水，又新鮮又美味，過了幾年，薪水少，物價高，吃不起，代之而興的是茶館。一壺沱茶，一盤花生，可閒坐幾小時。

飯廳的飯是「八寶飯」，吃時要細檢，所以吃得慢，一碗未畢，菜碟皆空。有一年教職員飯

團輪到我管。每晨跟廚師到市場採買，沙坪壩的人認識我的必定說：「丁先生來要給好的。」真是假就難說了。我看見兩件事，想要改良，其一是把洋山芋煮好，倒在冷水裏，用腳去退皮，看了都噁心，我要他們先削皮再煮，那廚師說：「丁先生你要幾點鐘開飯？」竟不能改，其二是把饅首券改小，改得像郵票那麼大，省下二十元紙張費，雖然經大會通過，仍有許多人說票太小，不方便。廚師中有一位，據說與其教授要好，那位教授還為他製西裝，晚飯後手牽手去農場散步，我倒是目睹的，所以請事務室開除那位廚師。不料全體廚師不肯，事務組說我多管閒事，我也就知難而退。

### 吃不乾淨傳染病多

吃的米雜質多，要事務室先去雜質，他們只是搖頭說這是理想太高。因為米是配給的，去了「八寶」，就要缺百分之三十左右，「飯不够吃丁先生你負責」。我知道當時政府首長吃的是白米，乃是由他們的總務處清過送府的，要人人如此，就要上告到糧管處去才有人理。我也曾「上告」過，主管也曾罵過底下辦事的人，我們吃的仍是「八寶米」，「國難期間，一切從簡，您老忍下來吧！」

中渡口下坡一路，本來沒有什麼舖面，後來幾年，開設了許多小吃店，有中、西兩類，咖啡、可可、牛奶、刨冰；也有豆漿、油條，還有一間茶園。我們劇社開會，常在此茶園中，在此我們把話劇「雷雨」編成京劇，可惜公演過，稿也

沒了。

吃的不乾淨傳染病甚多，肝炎流行，衛生室也無防禦之策，學生中互相傳染，我也病了兩週。最後幾日我體溫大降，終日發冷，真是不死有福也。痢疾也是嚇人，尤其是桿菌痢，患者九死一生，我的一個乾兒子，也因此喪生。一個工友得病之後，被同事抬到一間空屋中，由他去死，死後三天才有人去收殮，滿屋糞便，蒼蠅萬千，真是可怕。話劇社的林孝本亦因此而亡，其他病要數「打擺子」最普遍。我得了所謂惡性的，幸虧美國剛回來的聞亦齊醫師，才得治好，八成還是我命大。肺病也多，不知是真是假，當時醫肺病以「匪」、「補」為法，有些不治，有些到今天還活着，必是誤診的。今日回想起來，當年醫藥的知識，與醫學，真是遠不如今日。而衛生當局，完全視若無睹，亦無預防的步驟，反應是消極的，不幸死了，搖搖頭而已。說到吃，離我們不遠的南開中學，有一年，小學生罷課絕食，都是初中三年級以下的，高中不與焉，驚動了黨、政、軍三方面，揣測是共黨發動的。殊不知三年級以下的學生，年幼經不起餓，有許多已被家長接回家去。當局反應遲鈍而神經却又過敏，事本與政治無關，竟忙亂了三天，却又在不知不覺中平息了。

### 買公車票都得仰求

中大距城似乎只有三十里（已記不清了），來往全靠校車。後來有公共汽車，校車站在七星崗。初到那年，我住城內，每天上課必須一早到站候車，要等司機駕臨，開了車門，方可入座。

每日恆見一位身體極寬，戴墨鏡，頭戴大寬邊帽，手夾大皮包的老教授，以身擋住車門，門開必捷足先登，亦必坐在車上惟一有椅墊的座位上。多日如此，心中覺得此老天天霸位，似乎太自私些，思有以制之。一日車門一開，我就由他手膀下面一鑽而上，坐了他的「御座」，他上來為之氣結。左右張望，看着我，命我坐在別處去，我說：「您老，何不去坐？」看看座位即將沒有，只好在我對面坐下，怒目相望。恰好俞大綱上來，坐在他旁邊。我說：「大綱，你好！」這位老教授大為驚異，偷偷問俞大姐「這小子是誰？」方知我也是教授。數年之後與此公相識，原來他是胡小石先生。又一次，我上車後坐在一位教授旁邊，我拿了一本本地實會誌在讀，他一把奪去，翻了一翻說：「你是誰？你看懂嗎？」我沒有理他，把書取回仍奮繼續看，他也不響，車上也無人替我介紹。後來在教室見到，知道他是李承三，相談甚歡。我身材小，其貌不揚，人皆以為我是學生，不但教授們如此，連我本系的學生，也以為我是學生。第一次上課，系主任說「我替你介紹。」我已先坐在教室裏了，學生們都沒有注意，直到胡主任進來說：「我找你不着，原來在此。」當即介紹他們的新教授。班上九個人，五個年紀比我大。他們第一課大概沒有聽，心中在想這位先生真是太年輕了。

在校車上有一次聽見一位教授說北京話，他的口音甚重，我問他：「府上想必是福建？」他說：「對呀！你怎知我是福建人？」我說：「您的口音，一聽就知。」他說：「我說的北京話很

好呀！」這時全車的人都大笑，他也不再作聲。他就是張鈺哲先生，我們的天文學家，平時學生都稱他「老夫子」。

後來我住校中，很少進城，一是進城無事，二是進城無處休息，三是警報無處可逃。近處走動多靠兩腳，一天走六十里，不算稀罕。我有時到化龍橋，有時到磁器口。化龍橋山上有很好的防空洞，是某院長自用的。據說每遇警報，院長一家乘滑桿上山入洞，警衛前呼後擁，成一長龍似的，院長還叫他們快走，不然這樣抬法，簡直成了目標。

到磁器口是去買花生，磁器口的花生，天下第一。有一次上磁器口正遇空襲，我由江邊一路連跑帶爬，回到校址，已是飛機臨頭。先炸磁器口，我前腳進重大的防空洞，後面的江中也落了彈，真是大難不死，花生害人。我那一跑，在空中襲緊急二報之間，由磁器口到重大，必已破世界紀錄。孫光遠說「那一次緊急警報來得遲些。」他最怕我打破他記得的運動紀錄，當然他是對的。

沙坪壩小龍坎都有公共汽車可乘，那賣票的櫃檯，像當舖那樣高，買票之人都要仰求，看賣票員的嘴臉，話說多時，噴一臉的口水，有位仁兄排隊在後，輪到他時，票已售完，請通融一張，也辦不到，他就三字經出口：「……格老子，格老子的……」那位賣票的也幽默，說：「龜兒，不要在大庭廣眾中叫，叫多了你媽不好見人呢！」真是入骨三分。

### 教書的人自得其樂

小龍坎爲成渝公路的車站，我們由校入城，亦可走到此處搭車。此鎮有一家飯館，比較特殊。有一年冬天我在城內辦事來不及吃飯，搭車回校，到此下車，已將九點，這家飯店，也正要關門。我腹中飢餓，如不在此吃東西，回到松林坡就要餓一夜，怎好？承他們好心，聽說我要吃東西，把我送到樓上客座，端上一盆炭火，給我臨時弄兩樣小菜，算是把飢餓趕走。想起鴻鸞禮中的「飢寒人」，正好比喻呢，只見金玉奴。

學生中也有幾位公子、小姐，來往都是私家車，據說都是富家子弟。有一位女生，她先生開成衣店，專做皮大衣。不但來去有專車，出入也是真皮大衣，比那時時興的海渤絨高貴多了。

我們歷任校長，我都不太熟悉，只有羅志希先生比較接近。我初到校就職，理應拜會校長，由院長孫光遠引見。志希見我年輕，想必担心，問我教過書沒有？我當時甚爲反感，好在我教過男女中學，也可直言無隱。談到最後，他說：「教書無他，只要每堂給學生一些他們想不到的知識就行了。」這句話我聽進去了，我的學生也著實被我的袖裏乾坤給鎮住了。並不是開玩笑的話。志希此言，我奉行四十年，每次上課總是問自己今天教什麼？有何要點？有何意見？教育家所謂的「教案」，先在心裏準備好，有些內容需要視覺輔助，當時是全靠我在黑板上的素描，這些都要想好，一步一步的實施，有時靈機忽至，也不必墨守定案。我教書很自得其樂，聽衆反應好，說書的也愈有精神。

有一次志希校長忽然送我一本小說，他

大概很關心我的生活。又一次寫一紙條給我說：「你的文章寫得不錯，意思新穎可喜，只是誤字頗有幾個，千萬注意用字。」這是指我投在「新民族」上那篇文章而言，此刊是他主編的，徐仲年在上面發表長篇小說「雙尾蠍」。我以前寫文，白字甚多，後來小心些，也改進不少。以後對於讀音，也十分注意。曾祥和糾正過我讀漢書一個字的音，可謂「一字師」也。因我讀書只看要義最能抓要點，讀得多而快，不免忽略那些註解，加之當年沈秉士教我文字學之時，教得枯燥無味，更是反感。近年研究甲骨，才知沈師的方法是必需的。一部說文，我年年在讀，對音韻尤其敏感。可是近來老了，提筆忘字，有時想寫某字，寫下的却是毫不相干的「別字」，真是返老還童了。

### 校長來訪通霄暢談

有一夜熄燈以後，我仍在看書，羅志希校長忽然駕臨，從書談起，海闊天空，說了通霄的話。他是「鍊吸」煙者，把我一罐三五牌全部報銷，他也聽了我一肚子牢騷。次日盧孝侯問我「志希昨晚和你談什麼？」什麼事都瞞不了盧公，我告訴他一些我們說的話，他說：「你何必讓他把事情摸得清清楚楚？」我倒是一頭霧水，不知盧公何意？

羅志希離開中大，就未再見過，中大校長換了顧孟餘。在北伐成功兩年（十七年）汪精衛、顧孟餘是我們青年崇拜的對象，我讀過他們的宣傳品。那時是道林紙精印，分文不取贈給民衆的，可惜汪精衛晚節不保，顧孟餘來做校長，我却從

未見過他。我怕見大人物，校長也不例外。顧校長對中大的貢獻，我只記得他建的大禮堂。我們演戲時很堂皇，只是台太窄了。我對他用的那位總務，印象不佳。孟餘校長的弟弟，也在中大任教，我們留英同學之一，是一個循規蹈矩的紳士，也在宿舍居住。顧校長因故辭職，蔣公自兼，我更未見過校長。代蔣公辦事的是朱經農，稱教育長，一國三公之外又多一公，成了四公。民十八年時我在學生時代鬧風潮，教部派他到北平宣撫學生，我是學生領袖，代表學生向他提出我們的十大要求，記不清是些什麼，只記得一、要招收女生，二、要說上帝七日造世界，要教地質學，三、要收回開除學生的成命……之類。後來輔仁大學果然照辦，把女生放在「大觀園」中（當時的恭王府）。我見到朱公，他當然記不得我，我也樂得不告訴他。

### 四凶四奸再加三殺

朱經農教育長在中大，上有嚴命，下行多受阻礙。當時教務、總務、訓導三長，皆是中大南高的系統，因此與北大、清華系，多少有些不和，無奈上面蔣公坐鎮，只好瞠目而視；三賊其口，出之諷刺，校中流行一個故事說：「校長坐轎四人抬，走在最前的揚眉吐氣（教務長），校長前面的不敢放屁（訓導長）。在轎後的那位，被轎身所遮，什麼都看不見，故曰昏天黑地（總務長），最後一人，聽由前面三人要怎樣走，就怎樣走，是沒有主意（教育長），這只是笑話，不可盡以爲然。」



當局的被諷刺，也替反對派加上街頭，如為首的批評家稱為「四凶」，畢業中大南高而與清北派一鼻孔出氣的稱為「四奸」，喜歡鬧事的稱為「三殺」，這些人只得一張嘴，並無實力，當局則有生殺之權。據說某教授借酒發揮，對教務長說：「今年我的聘書，你不要扣起來不發啊！敬你一杯！」教務長只是苦笑。教務長眉毛彎彎，名字像明初一個重臣，笑起來像跳龍舞獅那個和尚，深藏不露。此公也曾向我說：「聽說你另有高就，你的聘書，在我這裏，如果你真是要走，我就不發給你啦！」我說：「我都不知道我有高就，你居然知道，真是奇談。再說我要走，你

這一說我也難得走，何況有兩個人不讓我走。」他笑嘻嘻地說：「兩位何人，待我與你疏通疏通。」

我不想做行政。

我說：「我一輩子不想做主管。做教授可以隨意批評，做主任只有挨罵。我才不做。要做，你去吧，我一定擁護你。」事後學生來，我問起他們「為什麼我一點都不知道你們反對主任？」

「他們說：「不想連累您。」

這種歧視與校出身的狹心症，今日仍不免有些遺留，做學問的人，心胸狹小，爭來爭去，却是為何？在美居留這些年，領教了美國學界中的小我鬥爭，玩的把戲，比我們高明多了，可見得是世界通病。同幾位舊友舊敵談起，往事如煙，真是無聊啊。（下期續完）

我說：「聽說你另有高就，你的聘書，在我這裏，如果你真是要走，我就不發給你啦！」我說：「我都不知道我有高就，你居然知道，真是奇談。再說我要走，你

幾年後，他本系學生反對他，他以為是我鼓動的，派人來說「學生要你做主任，希望你不要上當。」我真是一點都不知道學生反對他，不過

我說：「我一輩子不想做主管。做教授可以隨意批評，做主任只有挨罵。我才不做。要做，你去吧，我一定擁護你。」事後學生來，我問起他們「為什麼我一點都不知道你們反對主任？」

# 聖文 張大千外傳 隆重出版

戚宜君 著

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

本書為戚宜君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詩人畫家鑒客名士、仿石高手聳動藝林、御妻有術教子有方、敦煌面壁靜修苦行、石窟寶藏震驚寰宇、龍游大海時窮節現、環華菴中且安筆硯、異國情懷旅邸留香、回國定居落落葉歸根、摩耶精舍安度餘年、大千小事膾炙人口、繪畫藝事千錘百鍊、畫傑人豪埋骨梅丘等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，三十二開本，三百二十餘頁，另有珍貴圖照多幅，現已出書，定價臺幣一六〇元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二五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# 聖文 民國人物新傳

費雲文 著

定價新臺幣叁佰元

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吳佩孚新傳、陳獨秀新傳、汪精衛的悲劇、革命奇人張靜江、關麟徵的傳奇、國士典型陳布雷、陳大慶明達謙謹、當代名將邱清泉、模範軍人胡宗南、湯恩伯的一生、細說張國燾等篇，內容精彩，篇幅可讀。二十五開本，老五宋字，全書共伍百餘頁，定價新臺幣叁佰元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，祇收二百四十元。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立即寄書。